

刑  
案  
匯  
覽

刑案國覽卷二十二

目錄

謀殺祖父母父母

慮媳張揚姦情嚇打一傷道覺

父姦人妻被子傳播將子謀死

繼母因姦謀殺子並姪女二命

姑因養媳疑被姦情將媳勒死

姑聽從姦夫將子媳謀死

因姦致死養媳議覆棘寺斂商

因姦致死子媳分別斬絞通行

姦婦謀殺子姦夫囑子代加功

謀殺夫之小功尊屬並未同行

母謀殺兄妻子聽從買給砒礪

謀殺妻係他人起意本夫爲從

買休之夫圖賴過妻將伊勒死

妻因病不欲生令夫將伊勒死

謀殺妻從而不加功

夫欲尋死圖賴其妻代抹傷軀

子慾令母前往人家尋死圖賴

母子商謀同死其子經救得生

夫妻商謀同死其夫傍岸得生

父欲圖賴逼子割傷父復自盡

兄令弟裝傷圖賴致斃兄命

囑兄裝傷圖賴致兄被人傷斃

功兄逼令裝傷自拉刀刃致斃

兄因畏罪欲行縊死囑弟幫勒

胞兄自欲尋死其弟用言恣愚

胞弟欲行服毒自盡央兄買砒

姑欲尋死圖賴誣令伊媳取砒

兄因病磨欲死遇令伊弟買砒

商同伊子謀殺親夫應先處決

毒傷功尊誤斃旁人從重絞決

子謀殺母圖賴從犯並未加功

毒謀殺夫身死氏兄從而加功

主令他人殺祖逼子助逆加功

聽從姦婦主使矧母謀毒斃命

聽從外人謀殺功叔並未加功

謀殺功兄傷而未死

謀毒嗣媳未死嗣孫斃命

謀毒夫兄誤毒翁姑身死



刑案匯覽卷二十三

謀殺祖父母父母

應媳張揚姦情  
打一傷適籍

安徽司 查例載尊長故殺卑幼案內如有與人通姦因媳礙眼扣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者俱照平人謀殺之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監候等語又上年八月內本部議奏浙江甯張雲滯與邱方玉之母湯氏通姦商同勒死伊子邱方玉案內聲明嗣後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如係親母擬絞監候等因奏准通行在案是殺死子女及媳



例應抵命者係專指因姦礙眼謀故致死之案而言  
若因子媳竊破姦情兩相爭鬧遲延致斃審無謀故  
別情自不便擬擬重辟此案老焦劉氏與焦菊弟通  
姦被伊媳小焦劉氏窺見道破與之爭吵用撥火鐵  
叉戳傷小焦劉氏胸膛殞命如該氏係有心致死滅  
口自應按例即以平人謀故殺律定擬今該氏因夫  
焦更生在旁查問恐小焦劉氏說明姦情被夫嗔怪  
用叉嚇打冀其禁聲小焦劉氏兩手接住叉頭互相  
拉奪致被老焦劉氏抵戳斃命斃雖起於因姦而嚇

父姦人妻被  
子傅播將子謀死

禁聲張奪又一傷致斃情非故殺既據該撫將老焦  
劉氏依非理毆子孫之婦致死滿徒律上加一等擬  
杖一百流一千里並請實發不准收贖已屬從重辦  
理似可照覆

乾隆五十七年說帖

北撫 咨吳大文商同查傳貴殺傷伊子吳延華身  
死一案此案吳大文因與查傳貴之妻楊氏通姦查  
傳貴利資縱容吳大文次子吳延華不服在外傳播  
致地主戴趙斌聞知令吳大文退佃搬遷吳大文帶  
同子媳等並查傳貴夫婦遷至竹山租屋居住吳延

華仍時與查傳貴爭吵查傳貴欲同楊氏搬走吳大文慮恐不能續姦起意將吳延華致死長留查傳貴

夫婦同住隨商同查傳貴將吳延華誘至僻處吳大文潛取小刀乘吳延華不備從其身後揪住髮辮連戳其項頸左右耳根並狠割其咽喉兩下登時殞命查吳大文因戀姦將子謀死固屬殘忍惟死係子命

該省將該犯依父母故殺子律擬徒與律相符查傳貴既據訊明僅止同謀並未加功該撫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律擬流亦屬允協似均可照覆

嘉慶十五年說帖

繼母因姦謀殺  
子并姪女二命

東撫 題高潘氏因姦謀死伊夫前妻之子高小隴  
復挾嫌勒死夫兄之女小春姐洩忿一案查例  
載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如係繼  
母擬斬監候查明其夫只此一子致令絕嗣者入於  
秋審情實並未絕嗣者入於緩決永遠監禁等語此  
案高潘氏因與伊夫無服族弟高三通姦被夫前妻  
之九歲幼子高小隴撞破該氏獨白起意用繩將高  
小隴勒死嗣因夫兄高溫夫婦聲言欲行送官該氏  
忿恨隨將高溫七歲幼女小春姐勒斃查該氏謀殺

夫之期親姪女並無圖占財產官職情事律止絞候  
其因姦謀殺夫前妻之子滅口例應斬候該省從重  
擬以斬候與例相符至伊夫是否絕嗣未據聲明係  
屬呈漏惟查該氏挾嫌謀殺夫之七歲幼姪女秋審  
已應情實該氏復因姦謀殺夫前妻之幼子滅口兇  
慘已極若照尋常繼母致死子女一命之案查明伊  
夫如尚未絕嗣仍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未爲平允似  
應隨本聲明無論伊夫是否絕嗣入於秋審情實以

做淫惡

嘉慶二十二年說帖

姑因養媳窺破  
姦情將媳勒死

川督 題李陳氏因姦勒死養媳宋氏滅口一案查  
例載尊長故殺卑幼案內如有與人通姦因媳礙眼  
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者俱照平人謀  
殺之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監候又因姦將子女致  
死滅口者如係繼母嗣母擬斬監候各等語此案李  
陳氏因與張世貴通姦被養媳宋氏窺破姦情將宋  
氏勒斃該省將李陳氏比照繼母因姦致死子女例  
擬以斬候職等詳核案情該氏並非抑媳同陷邪淫  
亦無與姦夫商謀致死滅口情事自未便援引平人

謀殺之律問擬檢查該省十二年許氏一案緣許氏與伍泳元通姦經伊媳張氏撞見將伍泳元詈罵許氏向斥不服用火鉗連烙張氏右腮頰倒地復舉腳踢傷其肚腹並取翦刀割傷其陰戶張氏喊稱許氏偏護姦夫定將通姦之事向人告知許氏慮其說破起意致死滅口將張氏捺住搥傷殞命該省聲明許氏並無抑媳同昭邪淫不從致死情事將許氏比照繼母因姦致死干女例科以斬候此案該省係查照許氏一案擬斷似應照覆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婦聽從姦夫將  
子媳謀死

河撫 趙郭孫氏因姦謀毒子媳劉氏身死一案查

例載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若係

繼母擬斬監候未至絕嗣者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姦

夫仍分別造意加功照律治罪又尊長與人通姦因

媳礙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者俱照

平人謀殺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監候各等語詳釋

例意必係抑媳同陷邪淫不從因而謀死滅口方與

平人謀殺同論若僅止謀殺滅口並未抑令同陷邪

淫固不應竟依故殺子媳科罪亦未便援引平人謀



殺之律問擬此案孟吉祥與郭孫氏通姦被孫氏之

媳劉氏窺破斥罵禁止該犯起意商同姦婦孫氏將

其謀弄斃命該撫將孟吉祥依凡人謀殺造意律斬

候與例相符至郭孫氏既訊無抑媳同陷邪淫情事

其另毒孫媳賈氏未死亦係輕罪不議該撫援引因

媳礙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例科以平人

加功絞候殊未允協雖絞候較輕於斬候而實抵則

重於緩禁應將孫氏改依因姦將子女致死滅口條

繼母例斬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

嘉慶二十三年

因姦致死姦媳  
疎長練寺翁商

山西司 查例載尊長故殺卑幼案內如有與人通姦因媳礙眼抑令同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者俱照平人謀殺之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監候等語此條係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刑部等衙門議覆河南巡撫何焜審擬林朱氏與林朝富通姦尚謀買藥毒死伊媳黃氏一本將林朝富照該撫所擬定以斬候係屬按律定擬其林朱氏擬發伊犁等處給額魯特兵丁爲奴等語 比該撫原擬發駐防兵丁爲奴稍爲加重而核其情節實不足以蔽辜凡

故殺子孫定例原以子孫先有違犯或因其不肖一時  
忿激所致是以照例科斷若其中別有因事起意致死  
情節較重已不得復援尋常尊卑長幼之律定罪從前  
是以改擬廢遣爲奴成案具在若林朱氏因與林朝富  
通姦爲伊媳黃氏撞見始則欲污之以塞口見黃氏不  
從復慮其礙眼而謀藥死其廉恥盡喪處心慘毒姑媳  
之恩至此已絕不但無長幼名分可言又豈可僅照廢  
遣完案伸得醜顏存活使倫常風化之大開罔知懲創  
而貞堅之烈婦無人抵命含冤地下將明刑弼教之謂

何嗣後凡遇尊長故殺卑幼案件內有似此等敗倫傷化恩義已絕之罪犯縱不至立行正法亦應照平人謀殺之律定擬監候秋審入於情實以儆無良以昭法紀著將此通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所有林朱氏一案卽著三法司照此改擬具題完結欽此恭纂爲例又例載凡姑謀殺子婦之案如僅止出言頂撞輒蓄意謀殺情節兇殘顯著者發伊犁爲奴等語此條係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奉

旨此案老王邢氏與小玉邢氏分屬姑如該部核覆照尊

長謀殺卑幼律問擬杖流並不准收贖固屬照例辦理

但核其情節尚未允協姑之於媳究與親生子女之於  
父母不同若平日不遵教訓或有忤逆情形自應管教  
責處亦不得任意陵虐恣行殘忍今小玉邢氏因體弱  
不能工作尚無大過乃老王邢氏因其出言頂撞蓄意  
謀殺輒用鹽瀉向灌并用刀搥落門牙兇殘已極若不  
嚴加懲儆則凡爲姑者不論其媳有無忤逆竟恃尊長  
名分肆意謀殺到官問擬又得倖邀寬減此風亦不可  
長老王邢氏罪雖不至論抵僅問擬杖流不足蔽辜老

王邢氏著改發伊德給與額魯特爲奴嗣後如有此等  
案件著卽照此辦理等因欽此恭纂爲例是謀殺子婦  
之案如係因姦致死滅口必須有抑令同陷邪淫情  
事者始照平人謀殺律定擬以儆淫惡之罪人卽以  
慰貞堅之烈婦也若係尋常謀殺之案罪止杖流因  
其情節兇殘特於本律上加重發遣究不問擬死罪  
於懲創兇暴之中仍寓正名定分之意至因姦致死  
滅口祇慮一己之姦情敗露並無污娘塞口之心較  
之抑媳同陷邪淫者情節爲輕而釁起因姦又未便

照尋常謀殺情節兇殘之例問擬發遣夫姑之於媳  
固無屬毛離裏之愛而子與媳服制同屬三年則姑  
與母名分正復相等例無姦婦殺死伊媳滅口作何  
治罪明文向俱比照母因姦致死子女滅口例問擬  
死罪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此案李賈氏因與賈汰恒  
通姦被媳李喬氏窺破張揚姦情起意將李喬氏致  
死滅口該撫聲明未便依尋常謀殺子婦定擬第該  
氏究未抑媳同陷邪淫應比例問擬將李賈氏比照  
因姦致死子女滅口係嫡母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

具題本部核與向來奏准例案相付是以照覆惟疏  
內所稱入於秋審辦理毋庸永遠監禁之處與歷來  
成案兩歧經本部改爲照例入於秋決永遠監禁係  
照成案辦理今准大理寺簽商前來查林朱氏之案  
因有抑媳同陷邪淫情事故照謀殺平人律改擬老  
王邢氏之案係尋常謀殺子婦情節兇殘故於杖流  
本罪上加重發遣今李賈氏係因姦致死子媳滅口  
既非抑媳同陷邪淫又非尋常謀殺子婦核與林朱  
氏並老王邢氏二案情罪輕重均不相符若如 貴



寺所商將李賈氏照平人故殺定擬則與抑媳同陷  
邪淫者無所區別勢又不能將抑媳同陷邪淫之案  
於例外加重問擬立決轉較平人為重所有李賈氏  
一犯仍應循照歷來成案比照母因姦致死子女滅  
口例問擬死罪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以昭情法之平  
惟向來各省辦理此等案件有比照嫡母問擬絞候  
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者有比照繼母斬候入於緩決  
永遠監禁者雖同一緩決永遠監禁而罪名究未畫  
一本部公同酌議嗣後因姦致死伊媳滅口之案係

親姑嫡姑卽比照嫡母例擬絞監候入於秋審緩決  
永遠監禁係繼姑卽比照繼母例擬斬監候入於秋  
審緩決永遠監禁本部業於本案李賈氏題稿內聲  
請通行各省書一辦理相應查明例案咨覆並將李  
賈氏原稿移送 貴寺再行會核可也○又爲片覆  
事所有山西省李賈氏因姦殺死伊媳李喬氏滅口  
一案經大理寺復行簽商前來本部查例載因姦起  
意將子女致死滅口者如係親母擬絞監候不論現  
在有無子嗣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若係嫡母擬絞監

候繼母嗣母擬斬監候查明其夫只此一子致令絕嗣者俱入於秋審情實若未致絕嗣者入於緩決永遠監禁等語此係嘉慶四年本部酌核具奏奉

旨依議於六年纂入例冊原以嫡母繼母嗣母因姦謀殺其子致令絕嗣卽屬得罪於祖宗實抵因所應得如尚未絕嗣則猶有一線可原是以仍擬緩決至因姦謀殺伊媳六年定例未有明文惟檢查六年以後成案俱係比照因姦殺死子女滅口例問擬斬絞監候秋審時以該犯姦等並無抑如同昭邪淫情事而殺

死伊媳不致絕嗣俱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歷係比照  
辦理具有成案可查至童養媳之名雖於古未聞其  
俗不知始自何時惟受聘未婚業已就養夫家則名  
分已定未有身在夫家猶以在室論而服制不從夫  
者本部向來辦理童養媳與夫家母家殺傷之案俱  
照已婚妻科斷從無歧異檢查嘉慶二十二年四川  
省題李陳氏因姦殺死年甫十四之童養媳宋氏滅  
口一案因宋氏窺破陳氏姦情陳氏羞忿用竹片毆  
傷其右臂膊右腿又用紡花鐵錠戮傷其右手背偏

右又將其兩胎膊骨節掙脫後用布帶套住項頸用力拉勒斃命卽係比照繼母例擬斬監候秋審時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在案是姑媳比照母子而童養媳與已成婚之媳一例辦理成案具在非利論也所有李貴氏因姦致死童養媳李喬氏滅口一案茲准貴寺簽商如所云父母故殺子孫非違犯教令者杖六十徒一年嫡繼慈養母殺者加一等亦止杖七十徒一年半而姑謀殺子媳者發伊犁爲奴此姑媳不能比於母子之誼等語查律稱加者不入於死是以

姑故殺媳止加等擬流仍得收贖至尋常謀殺之案  
依故殺法擬以流罪亦准收贖惟謀殺情節兇殘顯  
著者始實發爲奴究不以之擬抵一則以名分所在  
一則以加不至死故也至姑娘與母子罪名輕重更  
有難於比較者律稱非埋毆殺子孫之婦止徒三年  
故殺亦止流一千里仍准收贖而嫡繼慈養母非理  
毆故殺子女如伊夫現無子嗣卽擬絞監候故殺之  
繼母仍擬情實相提並論此又孰重孰輕乎可知母  
姑致斃子媳之案以得罪祖宗爲重而以致斃子媳

爲輕未便以徒流有加重之文遂將例應緩決之尊  
長改從凡論令其之生而之死也又 貴所云服  
制三年乃姑媳之常禮今李賈氏身犯邪淫義與夫  
絕則在喬氏之夫且不得以爲母而喬氏安得復以  
爲姑且喬氏尚係童養之媳爲姑三年於古未聞現  
在

大清會典

大清通禮及禮刑兩部服圖均所不載按之禮經曾子問  
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昏不杖不菲不

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已婚未廟見猶曰未成婦。則童養未婚之媳。其未成婦可知。蓋女子既嫁則爲其父母期。未婚則於父母之服不降。其於姑不應遂服三年等語。查婦女身犯邪淫已干七出。自絕於夫卽自絕於子。然子無出母之理。卽無絕母之義。凱風不怨。孟子稱之。蓋處人倫之變。始知孝子之難。喬氏之夫不得以爲母之言。似非篤論。又禮經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鄭康成註云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孔穎達正義曰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室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伏讀

欽定三禮義疏案曰此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謂舅姑皆沒者耳婦之祔廟舅主之也蓋姑舅皆沒而又未三月未從於祭是舅姑以上皆不知此婦也故不祔亦不得已焉耳

御案直揭經義昭如日星夫以舅姑在堂童養之媳比例舅姑已沒未廟見之婦似屬不倫且鄭註孔疏於未

廟見之婦有壻服齊衰期父母降服大功之女則雖  
舅姑已沒而三年之名義自在又禮經曾子問曰親  
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深  
衣緇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孔穎  
達正義曰女子在室爲父三年今旣在塗非復在室  
故知服期夫親迎在塗之女爲親服期則爲舅姑三  
年可知而童養媳久在舅姑之室則義重於在塗之  
女其爲舅姑服屬三年更可類推又晉宋之間有拜  
時之禮女雖不在壻家而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

以成婦迎之其時議者或謂拜於舅姑可准廟見或謂已拜舅姑義同在塗且未廟見之女死葬女氏之黨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議者紛紛大抵謂婦見舅姑卽未成婚正如委質策名已有定名今童養之媳久在夫家恩養之深過於拜時遠甚雖鄉曲小民之習俗會典通例服圖未著明文而禮緣義起則童養媳爲姑服三年亦亡於禮者之禮也 貴寺又云乾隆七年有安氏因使女金玉不遵管教將金玉毒毆燒烙身死一案其時刑部議

奏以有關名分之命案毆殺與謀故不同謀故之中

又有殘毒異常出乎情理之外者應從重定擬聲明

請

旨又乾隆五十三年刑部核覆江蘇巡撫題徐二姐與陳

七通姦被伊父白契所買婢女素娟竊破起意致死

滅口審照故殺雇工律擬絞監候具題奉

旨徐二姐與陳七通姦恐婢女素娟說破起意致死滅口

主婢之分已絕且素娟年止十二徐二姐乘伊睡熟用

繩收勒斃命實爲淫兇可惡徐二姐著改爲絞決嗣後

素娟案賊奴婢  
毆家長條

遇有姦淫起釁任意兇殘婢女年在十五歲以下者俱著照此辦理餘依議欽此今賈氏用鐵通條燒烙致死年甫十四之喬氏皆應與尋常故殺殊科等語查乾

隆七年本部核議安氏原奏內稱婦人殺人若非律應擬抵之案皆屬名分攸關如尊長致死卑幼之類業因名分而貸其生若仍拘繫公庭令皂役推按敲撲靈體傷刑其事更屬難堪仍應照定例收贖但查有關名分之命案其毆與謀故不同謀故之中情又不一如買娼殘毒異常出乎情理之外者應令問刑

衙門將所犯案情依例辦理不足核事之處從重定擬聲明候

旨遵行等因奏准在案其時母姑殺死子媳均係照例擬以徒流並無實發伊犁及斬絞各專條遇有謀故殺殘毒異常之案若全予收贖未免過輕是以酌量案情加重定擬迨後乾隆三十七年於姑抑媳同陷邪淫致死滅口則有以凡論之例乾隆四十八年於姑謀殺媳兇殘顯著則有發伊犁之例乾隆五十六年於母因姦殺子滅口則有分別斬絞之例業經節次

增加勢難再議加重且嘉慶四年欽奉

上諭嗣後問刑衙門俱應各遵憲典專引本律不得於律外又稱不足蔽辜及從重字樣等因欽此恭纂爲例現在嘉慶六年以後姑因姦殺媳滅口成案比照母子入於秋審

朝審緩決者不一而足俱係題奏奉

旨准行之案自應欽遵畫一辦理未便照乾隆七年原奏用不足蔽辜從重字樣致與現行例案不符至徐二姐殺死婢方素娟之案查素娟係徐二姐之父白契

所買婢女尋常故殺按律卽應絞抵而因姦致死幼  
婢又係秋審必實之案故加重問擬立決今賈氏若  
因他事故殺喬氏按律祇應擬流謀殺卽情節兇殘  
亦止擬遣與故殺白契婢女應擬絞抵者罪名生死  
各別卽名分輕重懸殊業以覺起姦情問擬絞候未  
便隨事逐節加重且謀殺十五歲以下幼婢係屬專  
條並非通例若執此推廣則凡因姦因盜謀故殺平  
人之案死者年在十五歲以下俱當問擬立決恐非  
持平之道至謀故殺之案情節兇殘者爲多以凡論



者並無加重之文况四川省李陳氏之案被年甫十  
四之童養媳宋氏窺破姦情並未張揚而陳氏用竹  
片鐵錠疊毆多傷又捽脫兩胎肺骨節猶恐其不死  
復用力勒斃以死者年歲論則與現案同一十四也  
以情節論則與現案同一兇殘也以姑媳名分論則  
與現案同一童養也陳氏既照例入於緩決永遠監  
禁則賈氏自當畫一辦理未便兩歧致生死出入  
貴寺又云查定例二罪並發從重科斷林朱氏是以  
因姦殺媳滅口爲重罪抑媳同陷邪淫爲輕罪假令

抑媳同陷邪淫而不繼以謀死則朱氏必無死罪乾隆二十七年趙氏與徐可鳳通姦因媳任氏礙服囑令徐可鳳並姦任氏致投井身死其時並不將趙氏問抵以慰烈婦貞魂則以死由自盡也然則林朱氏一案仍以殺媳滅口爲重罪等語查名例二罪俱發從重論係二罪各爲一事如一犯姦一犯盜若盜之罪重於姦則從重以盜論同一犯姦一係縱姦一非縱姦則從重以軍民相姦論斷無於一事一例一罪之內分輕重之理卽如罪人拒捕殺人律應斬候而

搶奪拒捕殺人卽應斬決能以搶奪爲輕罪乎例內  
似此甚多不可枚舉况本例載明因媳礙眼抑令同  
陷邪淫不從商謀致死滅口是抑媳同陷邪淫正其  
致死之所因名例中犯罪自首得免所因未聞以所  
因爲輕罪也且林朱氏案內

聖訓煌煌原以堅貞之烈婦無人抵命故將林朱氏照平  
人謀殺之例以爲倫常風化之大開復查嘉慶二十  
一年

仁宗睿皇帝於王李氏令姦夫郎復與向伊媳香兒圖姦香

郎復與案載感  
逼人致死條

泉蓋忿自盡一案因王李氏律不應抵特將郎復興  
改爲絞抵以慰烈婦經本部恭纂爲例

兩聖先後同揆若合符節 貴寺所引乾隆二十七年趙氏

徐可鳳之案係屬舊案與新例不符未便援照 貴

寺又云查現行例因姦致死子女減口親母絞候永

遠監禁嫡母絞候繼母嗣母斬候致絕嗣者入秋審

情實未絕嗣者永遠監禁若因姦殺媳者皆得永遠

監禁與親母無異一體通行則此等淫惡之婦皆得

有恃無恐更復何所不爲且媳並非其姑所生皆屬

義合親姑嫡姑繼姑有何區別足例與乞養子相同  
毆至篤疾卽應義絕豈得一例以姑比母著於明條  
等語本部查嫡繼嗣母尚待秋審時分別實緩者原  
以是否絕嗣爲斷至致死伊媳本無絕嗣之理向俱  
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若原題仍聲明入於秋審分別  
辦理秋審時又有何分別豈非具文是以近年各省  
題本卽聲明入於緩決永遠監禁經本部照覆具題  
准行在案至永遠監禁之犯婦終身囚繫囹圄雖遇  
常赦不准減等揆其情狀真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之勢以懲淫惡之婦似亦不致有恃無恐無所不爲  
又婦人從夫夫之於母既有嫡繼嗣之分則媳之於  
姑自應亦爲區別且斬絞罪名亦可畫一不致紛歧  
至律稱姑毆媳至篤疾卽令媳回母家姑止杖九十  
收贖推原律義以姑毆媳至篤疾則警隙已成不准  
離異恐轉啓殘殺之端若謂毆至篤疾卽以義絕則  
姑媳應同凡論何以律止擬杖且叅觀夫毆妻折傷  
以上如不願離異者驗罪收贖仍聽完聚律文則姑  
毆媳至篤疾如不願離異者亦當聽其完聚更可隅

反總之本部辦理刑名均依律例而定罪用新頒律例則仍以最後之例爲準至律例所未備則詳查近年成案仿照辦理若無成案始比律定擬所有姑因姦殺死子婦滅口之案向俱照母子之例入於緩決永遠監禁現在李賈氏一案核與二十二年四川省李陳氏之案情節相符似應畫一辦理未便平空加重相應將李賈氏原稿送回 貴寺詳核會題可也  
道光二年說帖

因姦致死子婦  
分別斬絞通行

晉撫 題李賈氏因姦殺婦童養媳李喬氏致死滅

口一案緣李喬氏係李賈氏長子李行常自幼聘定之妻嗣李喬氏父故母嫁經其祖母彭氏送交李賈氏童養李賈氏之夫李盛倫與賈汝恒素好往來李賈氏見面不避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不記日期賈汝恒至李賈氏家與李賈氏調戲成姦迨後乘便宜淫并送給錢物李賈氏之姑李王氏等並未知情李喬氏早經窺破二十五年十二月喬彭氏接回李喬氏過年李喬氏將李賈氏與賈汝恒通姦情由向喬彭氏訴述并在外張揚經喬彭氏阻止道光元年正



月間李賈氏風聞李喬氏張揚姦情心生氣忿屢次  
往接喬彭氏留住至二月初開始行送回李賈氏卽  
借端時加毆詈其姑李王氏屢勸不聽二十四日下  
午李賈氏乘李王氏與女合連子外出卽將因何在  
母家說伊養漢之言向李喬氏斥罵李喬氏狡賴李  
賈氏用手掉傷其左腮李喬氏哭泣李賈氏卽用  
鐵通條毆傷其左眉左頰左肩甲左脰膊李喬氏  
用手遮護李賈氏復毆傷其右頰右肩甲右脰膊  
右手腕李喬氏轉身欲逃李賈氏又毆傷其脊背脊

脅嗣李王氏回見李喬氏受傷艱炕當向查問李賈氏捏稱李喬氏頂撞李王氏聽信至二更時李賈氏喚令李喬氏睡歇不理復用鐵通條毆傷其左胸臑相連手腕左脇李王氏聽聞喝阻二十五日傍晚李王氏復領合連子赴鄰村開坐李賈氏又向李喬氏嚷罵李喬氏聲稱既慮多嘴卽不應養漢並令將其毆死李賈氏益加忿恨並恐夫姑風聞向李喬氏究問遂起意將李喬氏致死滅口當用鐵通條連毆傷李喬氏左脇左膝左右臂膊左右肱肘左腿肚李喬

氏滾喊致擦傷右眼胞左膝李賈氏將李喬氏衣褲  
扯下抓傷其左右腿又將鐵通條在炕爐燒紅連烙  
傷李喬氏右肩甲右腋肌右脰膊右胸肌胸臆左右  
乳心坎右膈陰戶至二十六日五更時殞命報驗審  
認詰無抑令同陷邪淫亦無同謀加功之人將李賈  
氏比照因姦致死子女滅口係嫡母例擬絞監候聲  
明係姑殺媳應入於秋審辦理毋庸永遠監禁等因  
具題查因姦致死係媳滅口向係比照致死子女滅  
口例問擬死罪入於秋審緩波永遠監禁今該撫聲

稱將李賈氏入於秋審辦理毋庸永遠監禁殊未允  
協應將李賈氏照例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再<sub>臣</sub>等查  
向來各省辦理姦婦致死伊媳滅口之案有比照嫡  
母致死子女例擬以絞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者有  
比照繼母致死子女例擬以斬候入於緩決永遠監  
禁者雖同一緩決永遠監禁而罪名究未盡一且以  
親姑嫡姑比照繼母亦未確當<sub>臣</sub>等公同酌議嗣後  
姦婦致死伊媳滅口之案係親姑嫡姑即照嫡母例  
擬絞監候係繼姑即照繼母例擬斬監候均入於緩

決永遠監禁以昭畫一  
本案李賈氏係已死李喬氏  
親姑應仍照例擬絞監候  
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其賈  
汝恒既訊無知情同謀應  
照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  
月杖一百李王氏等並無  
縱姦情事俱毋庸議

道光二年題准通行已纂例

姦婦謀殺子姦  
大賜子代加功

浙撫 題朱閔氏與湯元愷通姦謀死親子朱吉成  
私埋匿報一案此案朱閔氏先與湯元愷通姦伊子  
朱吉成並不知情後湯元愷將女湯氏嫁與朱吉成  
爲妻閔氏復與湯元愷在房行姦被朱吉成撞見時

與閔氏吵鬧並聲言必將湯元澹毆死閔氏慮及必  
有後患起意將朱吉成致死除善潛與湯元澹密商  
囑爲幫助湯元澹應允因自揣年老力衰轉囑伊子  
湯阿二湯阿四相幫湯阿二等不允湯元澹以朱吉  
成意圖害已若不將其致死將來性命不保閔氏亦  
言伊係朱吉成親母致死不孝之子有事惟伊一人  
承當湯阿二等鄉愚無知亦各勉爲應允閔氏約期  
令湯阿二湯阿四至家將朱吉成捆勒立斃查湯元  
澹聽從姦婦謀命因自揣年老力衰令伊子湯阿二

等前往幫同下手是以子代身不得謂之不行卽不得謂之從而不加功况以妻父謀殺女婿又陷二子於死罪較之尋常謀殺加功者尤爲慘忍湯元愷一犯應改依從而加功律擬以絞候以昭平允至閔氏因姦起意致死親子滅口例應絞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該司所擬稿尾未將例文全敘聲明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字樣亦屬疎漏謹另擬稿尾錄呈

稱  
尾查

例載因姦起意將子女致死滅口有如係親母擬絞監候不論現在有無子嗣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姦夫

仍分別造意加功照律治罪又律載謀殺人從而加  
功者絞無侯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從者不行  
減行而不加功一等各等語此案朱閔氏因姦商同  
姦夫湯元濫將親子朱吉成致死滅口應將朱閔氏  
依因姦起意將子女致死滅口如係親母擬絞監候  
不論現在有無子嗣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例擬絞監  
候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湯阿四幫同謀殺朱吉成因  
係迫於父命惟既已加功亦應依謀殺人從而加功  
律擬絞監候該撫疏稱湯元濫係朱吉成妻父既姦



其母復害其命恩義已絕應同凡論雖朱閔氏等勒斃朱吉成該犯並未在場加功惟朱閔氏向其商謀當卽應允又囑令兩子幫同下手既非脅從亦無悔念若照從者不行減行而不加功一等擬徒殊覺輕縱湯元濫除與朱閔氏通姦輕罪不議外應照從而不加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查謀殺人案內從者不行及行而不加功之犯因其臨時畏懼不行或在場並未動手故分別擬以徒流今湯元濫係已死朱吉成妻父因與其母朱閔氏通姦情密當朱閔氏

欲將朱吉成致死之言向商該犯自揣年老力衰轉  
囑伊子湯阿二湯阿四相幫因湯阿二等不允該犯  
復以朱吉成意圖害已若不將其致死將來性命不  
保之言逼脅致朱吉成慘遭勒斃是該犯令予代往  
卽與身自在場助力無異且以妻父因姦致斃塔命  
復陷二子於死罪較之尋常謀殺從而加功者情尤  
慘忍該撫因其並未在場依從而不加功律擬流名  
爲從嚴實屬輕縱不足以昭平允湯元濼應改依謀  
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鄰人朱兆發朱兆貴於

朱閔氏致死朱吉成之後並不報官相驗該犯等輒  
聽從將屍殮埋殊屬不合應照地界內有死人里鄰  
不報官司而輒埋藏律杖八十地保朱元佐失於查  
察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朱湯氏因病回母家就醫  
並不知朱閔氏等將朱吉成商謀致死情由迨後聞  
信回家被朱閔氏嚇禁聲張非知情隱匿可知應免  
置議逸犯湯阿二緝獲另結

嘉慶十八年說帖○十  
九年題結

陝督 咨孫魯氏聽從姦夫王得本謀殺故夫小功  
叔祖母孫姜氏並未同行一案該省以魯氏先次聽

謀殺夫之小功  
尊屬並未同行

從用石灰拌入麩內是行而未傷律止擬徒後復聽  
從商謀搽死該氏又係從而不行如照凡擬流而律  
文又言皆斬如竟擬以斬決則該氏究未同行加功  
律文既涉疑似罪名生死攸關咨請部示等因查魯  
氏前次聽從姦夫王得本將石灰調入麩內係已行  
未傷律應擬徒其於王得本向其商謀搽死該氏以  
致死也罷之言回答亦止可謂之同謀迨王得本搽  
死姜氏之時該氏既未在场加功亦無隨從同行情  
事自不得科以不分首從皆斬之罪惟該氏身犯邪

淫乃因尊長礙眼輒聽從姦夫謀害其命及至下毒  
不遂復又聽從姦夫任其搭筵實屬淫惡該氏前次  
行而未傷罪止擬徒其後次謀而不行若仍照凡人  
擬流收贖殊不足以儆淫兇而重名分應將該氏擬  
流實發駐防給兵丁爲奴不准收贖似得情法之平  
應令該省按擬具題到日再行核擬

稿查律載謀

殺祖父母父母已行不問已傷未傷皆斬註云預謀  
之子孫不分首從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行者爲首  
杖一百流二千里爲從杖一百徒三年已傷者絞爲

從加功不加功並同凡論已殺者皆斬註云不問首從又其犯罪分首從律註云造意爲首隨從爲從各等語細繹謀殺祖父母父母律註預謀二字凡子孫但經商謀其事者卽屬行同梟獍罪大惡極無論同行與否均擬斬決誠以服制最重故罪名獨嚴也至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行已傷律註各有首從字樣卽已殺者皆斬註內亦止言不問首從而不言預謀之卑幼是僅止預謀並未隨從同行加功者自不在皆斬之列此案孫魯氏與故夫小功叔祖母孫姜氏

服屬總麻同院居住魯氏與王得本通姦被姜氏窺  
破禁止王得本起意商謀致死魯氏聽從將石灰乘  
間調入姜氏麪內蓋其毒死姜氏見麪湯未淨未食  
外出王得本向魯氏詢悉未食情由卽以不如搭死  
之言向告魯氏答以致死也罷適姜氏回歸王得本  
出院捉住姜氏兩手拉進姜氏臥房用手向搭咽喉  
殞命該督以魯氏先次聽從用石灰拌入麪內是行  
而未傷律止擬徒後復聽從商謀搭死該氏又係從  
而不行如照凡擬流而律文又言皆斬如竟擬以斬

決則該民究未同行加功律文既涉疑似罪名生死攸關咨請部示等因查魯氏前次聽從姦夫王得本將石灰調入麪內係屬已行未傷律應擬徒其於王得本向其商謀擦斃該氏以致死也罷之言回答亦止可謂之同謀迨王得本搭死姜氏之時該氏既未在场加功亦無隨從同行情事自不得科以不分首從皆斬之罪魯氏除初次行而未傷罪止擬徒係屬輕罪不議外其後次同謀並未加功應仍照凡人擬流相應咨覆該督按擬具題

嘉慶二十五年說帖



母謀殺兄妻子  
所從買給砒礬

晉撫 題閩秦氏與子閩茂謀害子婦閩李氏身死  
一案查閩茂因伊母秦氏謀毒該犯兄妻李氏並誤  
斃李氏之女希婆則引哥則二命該犯雖未幫同下  
手惟李氏之被毒斃命究由該犯聽從伊母買給砒  
信所致卽屬因謀加功李氏係該犯兄妻並無服制  
應同凡論其另行誤斃姪女二命該犯律不應抵係  
輕罪不議至已死李氏僅止用言項撞秦氏輒蓄意  
謀殺核其情節實屬兇殘該省將閩茂依謀殺人從  
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秦氏依謀殺子婦之案如伊媳

僅止出言頂撞，顯蓄意謀殺情節，兇殘顯著者，實發為奴例，實發為奴均與律例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九年設帖

謀殺妻係他人  
起意本夫為從

晉撫 題趙張氏商同伊婿張翔鵠勒死伊女張趙氏一案，將張翔鵠擬絞監候，趙張氏依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理毆殺律，擗杖等因。查毆妻至死無論謀故罪止絞候，係指本夫起意殺妻者而言。至聽從他人殺妻，既與本夫自行殺妻不同，又與凡人謀殺加功情亦有異向，因此類案情絕少，故例內並無聽從

他人謀故殺妻作何治罪明文此案張翔鶴因妻趙氏賭博不守婦道往訴妻母趙張氏欲將趙氏休棄趙張氏前往訓斥因趙氏愈肆潑罵心生忿恨起意致死與張翔鶴商允乘趙氏睡熟即取麻繩從趙氏項脖繞轉咽喉與張翔鶴分頭抽勒斃命是趙氏之死實由伊母趙張氏起意謀勦所致趙張氏應依故殺子孫律杖六十徒一年照律收贖張翔鶴勦斃妻命係聽從加功之人該撫以律無明文仍將張翔鶴依殺妻本律定擬絞候不特與本夫自行謀故殺

查楊文老聽從  
伊姪將妻馮氏  
勒死雖係迫於  
母命究屬聽從  
加功該督以較  
之聽從他人謀  
殺妻者有間量  
減擬徒殊未允  
協應改依夫謀  
殺妻係他人起  
意本夫聽從加  
功例滿流道光  
十一年因川司  
說帖

刑案匯覽

妻者無別且與凡人聽從加功謀殺擬絞之條致滋

牽混揆之情法實未平允而此案事理既無成律可

循隨檢查乾隆三十七年四川省題李如榜毆妻楊

氏傷重垂危料不能生聽從義父傅添成主令假作

自縊希圖卸罪卽取麻繩遞給傅添成將楊氏繫掛

枋上懸吊殞命該督將爲首之傅添成依謀殺人造

意律擬斬監候李如榜照尊長謀殺卑幼於絞罪上

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臣部核覆題准在案今

張翔鵠聽從妻母趙張氏將伊妻趙氏謀勒斃命與

李如榜聽從義父傅添成將伊妻楊氏懸吊致死事  
同一轍似可援照定擬應請將張翔鶴一犯改照李  
如榜之案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蒙  
俞允嗣後如有此等案件通行遵辦等因題准

乾隆四十七年通行已纂例

買休之夫圖賴  
逼妻將伊勒死

川督 題汪鄭氏勒死買休後夫汪文俊身死一案  
查審理命案務須供情確鑿以期案無枉縱至案關  
謀命圖詐尤應嚴鞠有 主使及幫同下手之人毫無  
無疑實方能定讞此案鄭氏之夫李坤因貧難度商

謀殺賈休夫照  
凡論案載殺一  
家三人係貴州  
蔣李氏

令該氏賈休與汪文俊爲妻並無媒證婚書汪文俊  
旋因染患癆症無力醫治與鄭氏在外求乞汪文俊  
之嫂早年病故向張居美討地安埋嗣張居美在地  
空溝汪文俊藉墳圖詐聲言開溝礙伊嫂墳風水張  
居美懇范老么理論范老么念其窮苦勸令張居美  
給錢六百文汪文俊立有字據後汪文俊兩次向張  
居美藉墳騙借因被斥罵氣忿曾以張居美不允借  
錢將伊斥罵伊欲死在張居美家圖賴之言向堂兄  
汪文學並前妻之女范汪氏告知經汪文學等勸阻

迨鄭氏與注文俊換晚時行至張居美地界銀盤山  
 林內注文俊睡在地上言伊久病乏食斷不能生不  
 如將伊勒死以便鄭氏向張居美騙錢自尋活路又  
 可替伊安葬生死兩便鄭氏勸阻不聽注文俊卽解  
 腰繫麻索縮成活套自己套在頸上用手自勒鄭氏  
 攏前拖奔注文俊以鄭氏不肯幫勒卽欲鄭氏尋死  
 伊可圖賴之言向嚇鄭氏被道無奈接過索頭兩手  
 用力收勒注文俊病體氣弱卽時氣閉殞命鄭氏解  
 索去乘次日至張居美家告以注文俊在林身死張

居美攏看將鄭氏盤出實情該督以鄭氏係汪文俊  
知情買休律應離異應照凡人科斷汪文俊雖係該  
民勒斃究因正文係通令幫助與謀殺人從而加功  
者無異將該氏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等  
因具題<sub>臣</sub>等檢閱供招詳核情節汪文俊之嫂早年  
病故向張居美討地安葬並非汪姓已業汪文俊何  
敢輒因張居美在地空溝藉稱礙伊嫂墳風水向其  
圖詐張居美既非理曲情虛何以當時不發一言反  
念其窮苦給與錢文令其寫立字據是汪文俊之藉



墳圖詐張居美之夫人給錢已難保無另有別情汪文俊窮極無聊屢向張居美借錢不遂被其斥罵亦係辱由自取既無另有深讐積恨何致因此令鄭氏勒死圖賴該氏本係汪文俊買休之婦其夫李坤尚在並非無處可歸汪文俊何首先行置身死地爲該氏謀將來之生路如謂汪文俊自揣久病乏食料不能生儘可乘間投緦自縊又何必假該氏之手始能畢命且汪文俊解取繫腰麻索縮成活套業已套在頸上用手工勒該氏並應善言解勸何以反向施奪

繩繫汪文俊一經被施索套自必扣緊咽喉不應尚  
能出聲其所稱因汪文俊用言向嚇被逼無奈因而  
接過索頭用力收勒之處斷難憑信且汪文俊既久  
病乏食該氏亦必饑餓奄奄如果僅止該氏一人何  
能立斃其命况汪文俊被勒疼痛勢必掙扎若非另  
有幫同下手之人何以該屍驗無墊擦傷痕汪文俊  
被殺既在挨晚時候又係無人處所該氏業經手戕  
其命自必驚惶無措又何敢守至天明往向張居美  
圖詐供情顯未確鑿卽據屍兄汪文學等供稱汪文

俊因向張居美借錢被罵會有死在其家之言亦恐  
係事後捏詞申飾該督將鄭氏依謀殺人從而加功  
律擬以絞候引斷既未允協案情亦多支離臣部礙  
難率覆應令該督另委賢員虛衷研鞠務得致死實  
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嘉慶十九年說帖○嗣  
據該省遵駁覆審仍照  
原擬題結見成案

要因病不欲生  
令夫將伊勒死

刑督 題黃生榜勒死伊妻李氏一案奉

批與汪鄭氏案比核等因查此案黃生榜因妻痛苦難  
忍稱欲早死自拾瓦片割傷額顙並解帶繞在項頸

令該犯將其勒死該犯勉從下手將李氏拉勒致斃  
該省將該犯依故殺妻律擬絞具題隨檢查該省二  
十年汪鄭氏一案係因後夫汪文俊久病乏食向強  
居美騙詐不遂自欲尋死圖賴用索套在頸上自勒  
並逼令該氏幫勒致斃因鄭氏係死者買休之婦律  
應離異將鄭氏照凡人謀殺加功律擬絞監候與此  
案情同而罪異復檢查嘉慶二十年湖北省題毛大  
成縊死伊妻趙氏一案因妻趙氏癆病聲言病磨難  
過不欲存活囑令該犯將其勒死該犯聽從將趙氏

縱斃又是年四川省題周景盟勒死伊妻張氏一案  
因妻張氏瘡毒疼痛難忍又乏食用聲言不如早死  
該犯聽從將張氏背至族鄰屋後張氏解下腰帶套  
入咽喉自勒不死該犯接帶幫勒殞命均依故殺妻  
律擬絞題結此三案與現在黃生榜一案罪名相符  
又二十二年湖北省陳邵氏勒死儲氏一案因儲氏  
教子行竊被控欲在樹上自縊因樹高攀扶不上逼  
令邵氏抱起將繩繫於樹上套入咽喉致斃邵氏係  
儲氏次子買休之妻律應離異將邵氏依凡人謀殺

加功律擬絞題結此一案與先經題結之汪鄭氏一案罪名相符是同一聽從死者幫勒致斃之案係凡人則照爲從定罪係伊妻則照爲首定罪似未平允

聯等伏思命案首重造謀而犯供尤防狡卸如死者自行起意尋死或先行動手兇犯祇係聽從加功確有證據自未便坐兇犯以造意爲首之條若死者自欲尋死並先行動手之言並無證據係出自兇犯之口卽難據一面之虛詞遽寬其首禍之重罪應以旁人打無供證分別首從科斷隨將已經題結之四案

詳加比較如汪鄭氏一案已死汪文俊會將自欲尋死圖賴之言向堂兄汪文學並前妻之女范汪氏告知經汪文學等到官供證有據又陳邵氏一案已死儲氏會將犯罪無顏不如一死之言向張老么劉姚氏告知經張老么等到官供證有據是此二案死者起意欲死之言均有旁人證佐尚非兇犯捏飾至毛大成周景盟二案死者生前均未將欲行尋死之言向旁人告述僅憑兇犯一人供詞定讞與前二案情有區分是以從前原題將汪鄭氏陳邵氏均照謀殺

爲從例係凡人加功照律擬絞毛大成周景盟均照  
謀殺爲首例係謀殺妻照律應如故殺法故殺妻亦  
應擬絞衡情定罪兩不相背今黃生榜一案檢閱供  
招已死李氏生前會將病苦難過稱欲早死之言同  
夫堂弟黃生訓並伊子黃丁兒等告述到官供證有  
據核與應科從罪之汪鄭氏陳邵氏二案情節符合  
該省將黃生榜仍依故殺妻律擬絞似係照該省周  
景盟一案辦理固係例無正條究與成案諸多窒礙  
似應議駁謹擬駁尾錄呈

稿查律載謀殺人造意



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又夫毆妻至死者絞  
監候故殺者亦絞又謀殺卑幼如故殺法又例載夫  
謀殺妻如係他人起意本夫僅止聽從加功者於絞  
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至本人自欲  
尋死兇犯聽從下手致斃例無治罪專條如死者欲  
行自盡之言並無旁人證佐自未便僅據兇犯一面  
之詞遽寬其爲首之罪若死者生前曾向旁人告述  
業已到官質訂明確是死者之輕生有據則兇犯之  
從罪已明卽應照爲從加功本例科斷此案黃生榜

因妻李氏染患癆病不能起床稱欲早死曾纏氏夫  
堂弟黃生訓並伊子黃丁兒等聽聞並用言勸慰嗣  
李氏哭說痛苦不過料難存活復經該犯勸慰李氏  
自用瓦片將額顛劃傷並將腰帶縶在頸項令該犯  
將其勒死該犯未允因其苦求無奈執住帶頭拉勒  
氣閉殞命雖該犯聽從拉勒之時並無旁人目擊而  
死者生前曾將病苦難過不如早死之言向黃生訓  
等告述現經黃生訓等到案供明是李氏之自欲尋  
死已有確據自應將該犯照謀殺妻爲從加功例科

罪今該省仍照夫故殺妻擬以絞候殊未允協案關

生死出入

臣

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另行按例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

嘉慶二十三年說帖○嗣據該省將黃生榜改照夫謀殺妻係他人起意

木大蕪從加功於絞非上減一等例擬流題結見成案

晉撫 咨丁萬年因妻柴氏兩腳腫爛疼痛難受決

不欲生屢求將伊活埋該犯憫其痛楚難忍勉從將

柴氏活埋致死將丁萬年依夫謀殺妻係他人起意

木夫聽從加功於絞罪上減一等例擬流

道光二年

盛京刑部 咨張伏明商同伊子張廷義毆勒童養子

謀殺妻從而不加功

夫欲尋死圖賴  
其妻代抹傷痕

婦王三兒身死張廷義並未加功將張廷義比照謀  
殺妻係他人起意本夫聽從加功擬流例量減一等  
擬以滿徒

嘉慶十八年案

陝撫 題小白張氏因伊夫白萬良起意自刎圖賴  
促令該氏代抹擬斬立決一案檢查嘉慶十七年湖  
北省題曹徐氏聽從伊夫曹鎮臣裝傷圖賴致夫因  
傷身死一案將徐氏依妻毆夫致死律擬斬立決經  
本部以徐氏於伊夫令其代做傷痕圖賴該氏始猶  
未允因被夫催逼先止用刀輕劃兩下伊夫復令重

三  
劃並於該氏復劃時用手自按刀背致傷殞命尚非  
該氏有心逞兇干犯援照卑幼誤傷尊長至死罪干  
斬決審非逞兇干犯之例夾簽聲明奉

旨改爲斬監候在案此案白萬良因與堂兄白萬金爭毆  
與妻小白張氏並其嫂太白張氏商謀欲自行刎死  
在白萬金門首圍賴該犯自用剃刀抹傷領頰手軟  
不能再抹令該氏等代抹該氏不肯下手白萬良不  
依促令代抹該氏勉強拾刀輕抹腮頰畏懼棄刀跑  
回嗣太白張氏狠割白萬良咽喉殞命該省將該氏

依妻謀殺夫已行律擬斬立決具題查該氏僅止聽從同往經伊夫自抹手軟棄刀促令代并該氏不肯下手因伊夫不依始勉強輕抹腮頰卽畏懼奔回當大白張氏割傷伊夫身死時該氏並未到場核與徐氏並非有心逞兇干犯援例夾簽之案情事相同自應一體夾簽聲明至現在恭逢

恩詔小白張氏係聽從謀殺伊夫名分攸關所擬斬罪應不准援免其情節可原之處於夾簽內聲明大白張氏聽從加功並無因姦因盜挾嫌貪賄情事所擬絞

罪應准援免謹擬夾簽並知照 既寺覆核片文錄呈  
夾查例載卑幼誤傷尊長至死罪干斬決審非逞兇  
干犯敘明可原情節夾簽請

旨等語此案小白張氏因伊夫白萬良起意自刎圖賴白  
萬金洩忿喚令該氏並大白張氏同至白萬金門首  
白萬良自用剃刀抹傷額頰手軟不能再抹將刀擦  
棄令該氏等代抹該氏不肯下手白萬良不依促令  
代抹該氏勉強拾刀輕抹其腮腴卽畏懼棄刀跑回  
嗣大白張氏因恐敗露割傷白萬良咽喉殞命核其

情節當大白張氏抹傷白萬良咽喉身死之時該氏  
先已畏懼奔回並未在場其於伊夫自行抹傷手軟  
之後促令代抹該氏勉強輕抹腮臉係屬迫於夫命  
並非有心逞兇干犯情尚可原相應援例夾簽聲明  
恭候

欽定

片刑部爲知照事所有陝西司小白張氏因伊夫白  
萬良起意白刎圖賴白萬金促令該氏抹傷腮臉依  
律擬斬立決一案前因查無夾簽之例當經會核在



案現經本部覆查嘉慶十七年會題湖北省曹徐氏  
聽從伊夫曹鎮臣種傷圖賴用刀輕劃兩下伊夫復  
令重劃並於該氏復劃時用手自按刀背致斃擬斬  
立決一案聲明該氏尚非有心逞兇干犯援照卑幼  
誤傷尊長至死罪干斬決審非逞兇干犯之例夾簽  
題結核與此案迫於夫命並非有心逞兇者情事相  
同未便辦理兩歧自應一體夾簽以昭平允相應將  
原稿更正援例夾簽知照

都察院大理寺可也

嘉慶二十五年說帖○元年具題小白張氏改爲  
折候見成案

子從令刑前往  
以家尋死關賴

湖督 秦緣蔡允光係萬氏親子其族人蔡俸園有  
地一塊坐落蔡允光祖墳後從前立有合同不許賣  
與異姓葬墳嘉慶二十一年蔡俸園將地當與族衆  
名下迨後蔡俸園復將此地私賣與邱成功管業當  
卽外出二十二年二月邱成功赴地耕種蔡允光詢  
悉情由向伊母萬氏告知萬氏恐邱成功葬墳有礙  
伊家塋地風水隨令蔡允光投同戶族蔡文昭蔡文  
安向邱成功理論欲令退出地畝邱成功不允二十  
二日該犯又疊向邱成功索退總不依從蔡允光隨

向伊母萬氏聲稱此事非伊母出頭不可萬氏應允  
蔡允光卽出外賣布未回至三月初六日邱成功族  
人邱守義在地墾種經蔡文昭查知前往攔阻彼此  
爭鬧邱守義用磁片劃傷蔡文昭額角而散蔡文昭  
當向萬氏投訴時蔡允光之妻張氏在地工作萬氏  
卽前往邱家理論行至中途適蔡允光賣布轉回遇  
見向問萬氏卽將邱守義毆傷蔡文昭情由告知蔡  
允光因邱成功屢次欺侮心懷忿恨思欲尋事陷害  
卽起意慫恿伊母赴邱成功家拚命圖賴萬氏聲言

將老病父母狂  
搗索詐各按恐  
嚇圖賴誣告本  
律治罪並行賊  
殺子孫及奴婢  
圖賴人條

如不得地卽死在邱家斷不空返蔡允光答稱如果

尋死伊必爲母伸冤萬氏點頭走去蔡允光恐人見

疑不敢回家卽在附近躲避伊妻張氏因姑萬氏至

晚未歸自行往按比至邱成功家見萬氏坐地哭鬧

邱成功同鄰婦蔡林氏在旁拉勸張氏隨走攙將萬

氏扶起再三勸令回家萬氏堅執不肯時已夜保邱

成功取出糶草一捆令萬氏張氏同在磨房住宿張

氏又勸萬氏睡下亦卽在旁驢臥因困倦睡熟天明

醒來見萬氏用繫磨草繩在樑上自縊身死當卽喊

救邱成功同鄰人蔡潮瀚聞聲趕至幫同解救已經無及張氏回家尋見蔡允光向其告知蔡允光聲稱伊母業已縊死定與不依張氏因其語言可疑再三根問蔡允光將慫恿伊母尋死之事告知囑勿聲張張氏卽向蔡允光埋怨蔡允光正欲往邱成功家尋鬧希圖挾制退地私和邱成功已赴縣具報驗訊招解此案蔡允光因邱成功不肯退地輒慫恿伊母萬氏前往拚命雖死由自縊實係該犯再三慫恿所致其居心與謀殺無異將蔡允光依子謀殺母律凌遲

處死於審明後恭請

王命卽行正法蔡張氏訊不知情屢勸萬氏回家不允現  
有邱成功供證確鑿其無同謀情事實屬可信應毋  
庸議邱守義照他物毆人成傷律擬笞等因嘉慶二  
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

上諭阮元等奏審擬蔡允光聳母自縊圖賴將蔡允光恭  
請王命凌遲處死一摺此案蔡允光之母萬氏因邱成  
功不肯退還地畝前往哭鬧夜深生宿用繫磨草繩在  
磨房自縊身死該督等因蔡允光懇懇伊母赴邱成功

家拚命圖賴萬民聲言如不得地卽死在邱家斷不空  
返該犯答稱如果尋死伊必爲母伸冤等供卽將該犯  
照依子謀殺父母已殺者凌遲處死律恭請王命凌遲  
處死辦理尚未允協萬民前赴邱成家圖賴蔡允光  
並未隨往自縊草繩係邱成家之物亦非蔡允光付  
給其聳母拚命圖賴供詞係在萬民自縊後審出祇係  
空言問擬斬決已當其罪若卽處以極刑近日他省逆  
倫之案尚有適母自盡並給地器從旁加功者又將加  
以何罪耶蔡允光業已正法著毋庸議嗣後審擬此等

案件亦應詳核情節不得漫無區別概擬重典欽此

通行

浙撫 題王承明因挾王必兆勸典祭田之嫌搶割

田禾不遂欲與王必兆拚命伊母吳氏聲言前去死

在伊家該犯卽以如果尋死必爲母伸冤之言恣恫

致吳氏服酒身死詳核案情該犯於伊母聲言尋死

時在旁恣恫其居心固不可問惟恣恫究止空言伊

母至王功元家服酒時該犯並未隨往其所服鹽酒

係王功元之物亦非該犯付給核與上年湖廣省蔡

允光之案情事相同將王承明擬斬立決

嘉慶二十三年案



母子商謀同死  
其子起救得生

夫妻商謀同死  
其六傍岸得生

提督 秦廷寶瑛聽從伊母老劉氏投河自盡該犯

被救得生查父母起意自盡其子情願同死致令父

母斃命而其子被救得生例無明文案關倫紀未便

輕縱應比照上年陝西倪勝兒之案將寶瑛擬斬立

決恭候

欽定 嘉慶二十一年四川司現審案

提督 咨送馬亮因遊蕩失業貧苦難度伊妻黃氏

商同投河自盡該犯並起意將長子幼子一同擦棄

河內致黃氏並三子俱各殞命該犯復因赴水氣悶

掙扎倖岸得生查該犯遊手好閒花費伊父母錢文於仰事俯畜毫不過問伊妻黃氏之死因屬貧極無聊自願輕生惟因該犯遊蕩失業之故致將無辜幼子二人沉河立斃未便以該犯曾經自行投河遂寬其故殺之罪將馬亮依故殺子律杖六十徒一年

嘉慶二十五年安嶺司現審案

賁撫 奏王阿保之父王大才因與胥金氏通姦被獲捆縛慮及到官問罪嚇逼王阿保代割咽喉裝傷搪抵冀免送究王阿保被通勉從將伊父喉下之皮

父欲圖賴通子割傷父復自盡

割割成傷嗣伊父愧恨自戕殞命將王阿保比照子  
毆父者擬斬立決惟該犯年甫十二幼穉無知被逼  
勉從祇圖得脫父罪與有心干犯及年已及歲罔知  
名義者有間聲明恭候

欽定

嘉慶二十一年案

北撫 題蔣文禮刀傷伊兄蔣文進身死一案查已  
死蔣文進因挾族人蔣上祿等搶殺之嫌商令伊弟  
蔣文禮取刀代作傷痕誣以兇毆控究可使獲罪蔣  
文進仰面臥地蔣文禮用刀割其偏左左臂膊蔣文

兄令弟裝傷圖  
賴致斃兄命

進聲言傷輕不能嚇人自將胸衣解開囑令再劃蔣  
文禮又劃其肚腹以致傷重殞命細核案情蔣文禮  
既聽從伊兒代爲劃傷其偏左左臂膊何必又劃傷  
其肚腹洵如

鈞諭情節不好惟查蔣文禮於未到官之先會將裝傷  
誣控情由告訴黃明德囑勿聲張嗣據傳到黃明德  
究出實情是黃明德實爲此案要證既據該撫訊明  
屬實且已將蔣文禮問擬斬決只可照覆毋庸駁審  
嘉慶四年說帖

馮兄裝傷圖報  
致兄被人傷斃

陝西司 查此案已死雷開升之弟雷發升欲開酒

館因街鄰張幗法等恐人酗酒滋事稟縣斷令雷發

升另圖生業取遵結案雷發升違斷復開張幗法等

揚言阻攔雷發升聞知隨主使胞兄雷開升傷殘圖

賴使張幗法等具懼不敢阻攔許以在鋪經理生意

雷開升恐臨時手軟不能自殘須人相幫雷發升復

囑令劉定喜代爲下手亦許給一分生意雷開升等

允從比張幗法等至鋪吵鬧雷開升取刀自行割傷

顛門臥地賴稱殺人張幗法等走散雷開升因傷少

又輕不能圖賴多人令劉定喜在伊腿上再扎劉定喜接刀扎其右腿後一下失手過重流血不止雷開升因傷殞命該省原驗以雷開升用刀自割顛門三傷傷均輕淺不致於死惟劉定喜代扎右腿後一傷骨損爲重將劉定喜依受雇爲人傷殘因而致死減闕殺罪一等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查受雇爲人傷殘者本無殺人之心其因傷而致死者依主使之入爲首則下手之人爲從故律以減闕殺罪一等

定擬該省所擬情罪尚屬允協再查尋常傷殘圖賴

之案由死者起意雇人代行裝傷者則主使之入業  
經受傷身死無從坐以爲首之罪此案已死雷開升  
雖係自行情願裝傷而圖賴則係在逃之雷發升起  
意卽下手之劉定喜又係雷發升囑令代幫自應坐  
雷發升以主使爲首之罪照圖殺律問擬雷發升係  
雷開升胞弟仍應依弟毆兄死者律擬以斬決該犯  
在逃未獲應俟該省緝獲另擬具題到旨再議該司  
稿尾聲明亦無歧誤似可照辦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功比適合裝傷  
自撞刃刃致斃

江西撫 題劉濟致傷大功堂兄劉菊身死並屍子

劉世將劉菊屍身裝添傷痕圖賴鄒毛等毆斃一案  
此案劉濟大功堂兄劉菊因地鄰鄒足等將伊塘內  
新築陂板拆去兩塊劉菊聞知令劉濟並伊子劉世  
駕船往阻鄒足等先已走回劉菊在船打撈陂板失  
跌擦傷頤門劉濟等扶起同至蓬內劉菊買酒同劉  
濟等共飲劉菊憶及曾與鄒毛等爭車河水口角鄒  
足等拆毀陂板明係鄒毛挾嫌主使欲裝傷捏控鄒  
毛等叢毆嚇制卽取柴刀逼令劉濟代劉該犯被逼  
無奈接刀正欲代劉畏懼不敢下手劉菊生氣將頭



撲撞該犯收手不及適傷劉菊右眉斃命將劉濟依  
卑幼毆本宗大功兄死者斬律擬斬立決聲明尚非  
有心逞兇干犯等因若如果案情屬實是該犯係被  
逼裝傷尚未下手死者自行撲撞致傷與有心逞兇  
干犯者有間不無一線可原第檢查原驗屍傷不致  
命右眉刃傷一處斜長四分寬一分深損骨該犯果  
係被逼持刀心懷畏懼目必有戰縮之勢用力不能  
著實劉菊一撲即使受傷必不致於深重何以遽至  
損骨下手情形殊多未確難保無祇傷身死串捏裝

兄因畏罪欲行  
縊死囑弟幫勸

傷希圖避就情事案關服制似應駁令覆審以昭詳  
慎至劉世將父屍裝傷圖賴用竹簽戳傷劉菊右耳  
根穿透右耳輪法無可追原擬斬決應請就案照覆  
劉濟一犯應俟該省覆審到日再行核辦

道光七年  
說帖

福撫 題顏雲賢之胞兄顏篤賢因向余謝氏索詐

致余謝氏忿恨服毒身死顏篤賢具罪情急自願尋

死抵制解下腰帶繞項墮地囑令顏雲賢幫同拉勒

致斃查顏雲賢並非蓄謀致死未便科以謀殺期親

尊長之罪惟伊兄顏篤賢之死究因該犯下手拉勒

所致將顏雲賢依弟毆胞兄死者律擬斬立決奉

旨九卿議奏改擬斬候

道光二年案

胞兄自欲尋死  
其弟用言恫嚇

湖廣司 查律載謀殺期親尊長已行不問已傷未

傷皆斬已殺者皆凌遲處死又逼追期親尊長致死

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李尚有與胞兄李尚其求乞

度日李尚其左目失明有包心正生孫宴客李尚其

等前往求乞包心正止給各人冷飯一碗李尚其等

不依吵鬧包心正稱欲捆送李尚其臥地撒潑亂滾

擦傷左腮頰等處李尚有將其扶起欲令回歸李尚

其聲稱欲與包心正拚命死在其家累出棺木始能  
洩忿李尙有亦恨包心正刻漉聲言如果死在包心  
正家必代爲伸冤遂同丐夥歐應勝回審歇宿詎李  
尙其卽在包心正門樓自縊次早包心正視見報縣  
李尙有聞知逃逸旋被拿獲該撫以律例並無期親  
尊長自欲拚命卑幼用言恣恚以致自盡作何治罪  
明文將李尙有比依逼迫期親尊長致死絞罪上量  
減擬流歐應勝擬杖等因具題<sub>臣</sub>等查李尙有於胞  
兄李尙其起意拚命之時並不用言勸解輒以如果

死在包心正家必以代爲伸冤之言恐愚是伊兄之  
死雖係自行起意而成於該犯之恐愚其情實與聽  
從謀殺無異謀殺期親尊長已行不問已傷未傷治  
罪從同且查閱傷單李尙其屍身眼微開與洗冤錄  
所載自縊身死眼合之處不符而詳核案情該犯既  
有代爲伸冤之言何以反行逃避難保非因強討不  
遂將李尙其幫縊致死圖詐其所供係由於李尙其  
自行起意殊難深信况該犯恐愚伊兄自盡其時尙  
有歐應勝在旁豈竟不發一語其所供李尙其自盡

之時該犯與歐應勝業已回審歇宿並無加功情事  
尤不足憑至逼迫期親尊長致死之律雖由於卑幼  
之逼迫而致死究非意料此則伊兄自欲拚命而怨  
魚致令速死豈得比照逼迫尊長致死之案轉爲量  
減罪名出入攸關案情亦未確實臣部未便率覆應  
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道光十一年說帖○遵駁案錄後

湖廣司 查律載謀殺期親尊長已行不問已傷未  
傷皆斬等語此案李尙有用胞兄李尙其向包心正

求乞酒食被罵推搡搥碎飯碗李尙其臥地潑賴該  
犯勸令回歸因其定欲拚命遂以代爲伸冤之言懇  
懇李尙其旋卽在包心正門樓上自縊身死前據該  
撫將李尙有比依逼迫期親尊長致死絞罪上置減  
擬流具題經臣部以李尙甘雖由自行起意縊斃而  
成於該犯之懇懇實與聽從謀殺無異等因題駁去  
後茲據該撫遵駁審明改擬具題查李尙有於胞兄  
李尙其自行縊斃之時尙無幫同加功及在場目擊  
情事惟服制攸關仍應按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李

尙有合依謀殺期親尊長已行不問已傷未傷旨斬

律擬斬立決招解在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恩旨以前案關服制不准援減

道光十二年說帖

夾查例載卑幼誤傷尊長至死罪千斬決審非逞兇

干犯仍准敘明可原情節夾簽請

旨等語此案李尙有因同胞兄李尙其至包心正家求乞

包心正給與冷飯李尙其不依爭鬧包心正稱欲搗

送并將李尙其推出大門將飯碗扯落打碎將門關

閉李尙其臥地潑罵該犯勸令回歸李尙其欲與包



心正拚命該犯亦恨包心正刻薄聲言如果死在包  
心正家必定代爲伸冤之言惡惡旋各回歸詎李尙  
其卽在包心正門樓自縊身死核其情節死由伊兄  
自行起意該犯僅止空言惡惡尙無幫同加功情事  
且伊兄自縊之時該犯並未在場目擊較之誤傷尊  
長至死者情更可原旣據該撫於疏內聲明相應援  
例夾簽恭候

欽定

北撫 谷王兆銳因被王德湖抓傷懷恨自欲服毒

胞弟欲行服毒  
自盡央兄買砒

拚命央胞兄王兆洪代爲買給砒礪吞服身死將王  
兆洪依謀殺卑幼爲從加功之尊長按服制依爲首  
之罪減一等例於故殺期親弟絞罪上減一等擬流  
嘉慶二十五年案

姑欲尋死圖賴  
誣令伊媳取砒

北撫 奏張羅氏尋死圖賴誣令伊媳陳氏取砒服  
毒身死一案查張羅氏因至使伊子張光受往牽王  
家澤驢隻抵還欠項致張光受被扭赴州控究該氏  
情急奔赴王家澤家拚命圖賴途遇伊夫弟張節文  
從惡因誣媳陳氏代取砒信服毒殞命是陳氏固由

誤信姑言並不知伊姑果有尋死之意惟究因該氏  
取給毒藥所致例內並無姑願尋死子媳被誣代取  
毒藥以致服毒斃命作何治罪明文第服制攸關自  
應比例問擬將陳氏比照毆殺夫之父母律凌遲處  
死張節文擬流王家澤擬杖并聲明陳氏究因誤信  
姑言並非有心忤逆情節尙有一線可原等因具奏  
刑部照擬核覆嘉慶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奉

旨此案張羅氏起意尋死圖賴王家澤令伊媳陳氏取砒  
伊媳不肯前往該氏卽誣稱止係搗砒至王家澤家恐

嚇並非真心服毒伊媳始行取砒該氏復將伊媳遮閉  
乘間服毒及伊媳知覺當卽泣喊灌救是張羅氏服毒  
身死實爲陳氏所不及知且張羅氏毒發未死之時業  
將自行起意尋死圖賴及詎伊媳取砒各情向伊夫妻  
賀氏言明並有賀氏不必責怨伊媳等語衆所共聞所  
有陳氏間擬凌遲處死之處著改爲斬監候歸於本年  
秋審服制冊內辦理欽此

通行本內案

北撫 奏楊文萬因伊兄楊文彩病磨難受聽從買

砒致伊兄自食斃命一案此案楊文萬胞兄楊文彩

兄因病磨欲死  
逼令伊弟買砒

因病磨難受屢次逼令楊文萬買砒自盡該犯先經  
勸慰後楊文彩屢次催逼并稱如病勢稍退原可丟  
棄該犯不從楊文彩生氣自堵咽喉欲圖閉死該犯  
被逼無奈始行買給信石次日楊文彩將伊誑開乘  
間取服毒斃是該犯雖無致死其兄之心而楊文彩  
之死究由該犯買給砒毒所致詳查例載並無兄願  
自盡逼弟代買砒信以致毒斃作何治罪明文卷查  
臣部核覆湖北巡撫奏張羅氏誑令伊媳陳氏取砒  
服毒身死一案將陳氏比照毆殺夫之父母律凌遲

小處死奏請

寔奪欽奉

諭旨以張羅氏服毒身死實爲陳氏所不及知將陳氏改  
爲斬監候等因欽遵在案今楊文萬案情與陳氏相同  
自應仍比律定擬恭候

聖裁應如該撫所奏楊文萬比依謀殺期親尊長律凌遲  
處死請

旨定奪嘉慶十六年八月十七日奉

旨此案楊文萬因伊兄楊文彩病磨難受聽從買砒致伊

兄自食斃命刑部按律將楊文萬問擬凌遲處死仍以該犯與逞兇謀斃者不同請旨定奪朕詳閱案情當楊文彩因病磨尋死向伊弟楊文萬催逼買砒未經應允輒欲自搯咽喉冀圖閉死楊文彩自尋短見如欲以金刃自戕楊文萬自當慮其傷命今僅以手搯咽喉不過一時嚇逼何致殞命且伊卽被逼無奈欲藉以安慰伊兄之心何妨以他藥假稱砒石則伊兄服食亦不至遽爾戕生乃聽從買砒收存枕下以致伊兄乘間取服竟致不救楊文萬兄弟並無財產妻室不致有謀斃別情

但楊文萬本係出外營生或因侍奉伊兄病久見其有  
病磨尋死之心卽曲意順從亦未可定事無指證原供  
僅據該犯一面之詞若竟照從前陳氏被伊姑張羅氏  
誑令取砒服毒之案改問斬候兩案情節不同楊文彩  
之死究由楊文萬買砒所致倫紀攸關難以寬宥惟罪  
疑惟輕楊文萬著改爲絞立決餘依議欽此

通行本內  
案

商同伊子謀殺  
親夫應先處決

川督 奏程鄧氏因屢被伊夫程洪受毆打輒商同  
伊子程德將伊夫謀勒斃命假裝自縊該縣於驗報

後訪出實情押犯解省委員檢驗明確將程德凌遲



處死先行正法程鄧氏擬以凌遲聽候部議刑書作  
作因屍親報係自縊又時值酷暑屍身發變致未檢  
出訊無受賄情弊均應照全出減五等放而還獲又  
減一等杖六十徒一年等因刑部照擬覆奏嘉慶十  
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刑部議覆四川省程鄧氏商同伊子勒斃親夫一案向  
來外省遇有因姦謀斃親夫之案律擬具奏例應聽候  
部議此案程鄧氏因伊夫程洪受平日酬酒嫖賭又見  
其站立伊媳房門外輒疑姦商同伊子程德勗勒斃

毒傳功尊誤斃  
旁人從重絞決

命實爲人倫至變該督審明後卽將程德恭請王命正  
法而程鄧氏一犯尚照尋常謀斃夫命案情仍請勅下  
部議未免拘泥程鄧氏著卽凌遲處死案非情理所有  
事屬僅見嗣後如或有情節似此者卽照此辦理欽此  
四川司通行

河撫 題樊九鴞謀毒出繼胞兄樊敬元誤毒斃士  
印身死一案查身犯二罪例應從其重者論若一犯  
絞決一犯斬候絞罪雖輕於斬候而立決實重於監  
候仍應從重擬以絞決向來遇有此等案件俱係循

照定例辦理此案樊九獨謀毒出繼胞兄樊敬元已傷罪應絞決其誤毒無服族兄樊士印致斃律應斬候該省將該犯從重擬絞立決查核情罪相符應請  
照覆 嘉慶十九年說帖

子謀殺母圖賴  
從犯並未加功

蘇撫 奏殷希賢於張體仁起意謀殺母商同訛詐分肥該犯依允因張體仁之母情願自行而死無須該犯幫同下手惟其謀助逆與同行無異按謀殺從而不加功律應擬流惟逆倫案內助逆加功例應絞決今該犯從而不加功亦未便僅擬滿流應發往新

妻謀殺夫身死  
氏兄從而加功

主令他人殺祖  
通子助逆加功

疆爲奴

嘉慶十九年案

直督 題蘇氏謀殺夫蔡黑小身死氏兄蘇有林從  
而加功將蘇有林依律擬絞監候仍照謀殺期親尊  
長爲從加功之犯請

旨卽行正法

嘉慶十八年案

陝督 奏番民業格血起意商同加大將加大之祖  
囊加致死圖詐番民柔第錢文隨與伊子丹巴占血  
并鄰人魯祿一同將囊加勒死審將加大依謀殺祖  
父母律凌遲處死魯祿依從而加功例擬絞立決嗣

續獲業格血丹巴占血父子二人該省將業格血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該犯起意謀命圖詐陷人逆倫應請

旨卽行正法丹巴占血依助逆加功例擬絞立決本部以丹巴占血究係聽從父命較業經正法之魯祿聽從平人助逆者有間且釁起伊父造意謀命並非加大起意致死核與旁人聽從子孫起意謀殺其親者情亦有別本案斬絞凌遲已有三抵丹巴占血可否量減爲絞監候入於地審緩決之處恭候

欽定奉

旨丹巴占血依擬著改爲絞監候入於秋審緩決等因欽此  
道光二年案

聽從姦婦主使  
將母謀毒斃命

江西撫 題蔡廖氏因姦謀殺吳海華之母吳馮氏  
身死一案查此案蔡廖氏因與吳海華通姦吳海華  
之母吳馮氏欲將吳海華帶回原籍該氏因不能積  
姦起意向吳海華商允將吳海華之母吳馮氏謀毒  
身死該省聲明聽從謀斃伊母罪應凌遲之吳海華  
業已監斃仍戮其屍該氏因姦謀命例內止有子謀

殺母旁人助逆加功擬以絞決其旁人起意謀殺釀成逆倫重案例無加重治罪專條將蔡廖氏仍照謀殺律擬斬監候具題查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案內助逆加功之犯例內尚應照平人謀殺加功從重擬以立決而旁人起意商同其子謀殺父母之案較助逆加功之犯情節尤爲可惡豈得反照尋常謀殺定擬檢查道光二年甘肅省奏番民業格血起意圖詐商同加大將加大之祖父囊加謀斃將業格血依謀殺律擬斬監候聲明該犯造意謀命圖詐陷人逆倫

重罪情節較重請

旨卽行正法在案今蔡廖氏因姦謀命陷人逆倫重罪與業格血之案情罪相等未便因例無明文致滋輕縱應請交司聲明案情將蔡廖氏請

旨卽行正法以昭炯戒

道光八年說帖

聽從外人謀殺  
功報並未加功

江蘇司 查律載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行者爲首杖一百流二千里爲從杖一百徒三年已傷者絞爲從加功不加功並同凡論已殺者皆斬註云不問首從等語是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行已傷律註各有



首從字樣已殺者皆斬註內止言不問首從而不言預謀之卑幼是僅止預謀並未下手加功者自不在皆斬之列此案丁守安因向小功堂叔丁從索欠丁從斥伊逼索掌批伊頰丁守安不甘起意毆打洩忿卽往向素好之晏三唐安告知央懇幫毆晏三因與唐安常被丁從索詐欺陵起意將丁從撻死了守安允從乘夜借抵丁從住船唐安將丁從誘至田內晏三趕攏與唐安將丁從拖按倒地將其撻斃丁守安未經下手該撫以律內並無聽從凡人謀殺小功服

叔並未下手作何治罪明文若照謀殺總麻以上尊  
長已殺者不問首從皆斬則與首從同係卑幼者漫  
無區別如依凡人謀殺從而不加功者擬流亦覺無  
所區分將丁守安比照謀殺人從而不加功滿流律  
上加一等發附近充軍該犯供稱並未下手晏三等  
在逃未獲請照例監候待質等因咨部查謀殺總麻  
以上尊長已殺者皆斬之律不獨指首從同係卑幼  
而言卽聽從外人謀殺亦應依律擬斬不得因聽從  
外人遂寬卑幼之罪惟註內止言不分首從不言預

謀之卑幼則僅止預謀同行並未下手加功者自不在皆斬之列該撫將丁守安照謀殺人從而不加功滿流上加等擬軍因晏三等在逃未獲請照例監候待質應如所咨辦理惟咨內聲稱聽從凡人與首從同係卑幼者漫無區別一語核與律意不同應卽申明更正逸犯晏三等仍令飭緝務獲質訊辦理

道光十年說帖

陝西司 查薛生林商同薛生蛟等活埋大功服兄薛六未死一案查律載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行者

謀殺功兒傷而未死

首杖一百流二千里已傷者絞等語此案薛生林係薛六大功服弟薛六陸續借欠薛生林糧食錢文屢討無償反被叫罵薛生林心懷忿恨嗣因薛六調姦子婦未成薛生林假公報私起意商允薛六之兄薛生蛟將薛六活埋致死令大功服弟薛生邦并薛生蛟嚇逼伊子薛柄兒幫同捆縛手足薛六叫罵薛生林拾取柴塊毆傷薛六額顙左腮搥至水冲溝坑掩埋薛生邦薛柄兒不忍致死當將薛六縛繩解開令其藏入溝邊小洞假作掩埋薛六旋由洞內走出未

被致死查薛六調姦子婦未成固屬蔑倫傷化惟該  
犯薛生林因挾薛六借欠不還反被斥罵之嫌起意  
致死活埋係假公報私應以謀殺本律科斷該犯於  
捆縛薛六後既用柴塊將薛六額顙左腿毆傷原驗  
薛六額顙左腿各有木器傷處手足均有繩痕係屬  
謀殺已傷自應依律擬絞該省並不按律問擬輒以  
除毆傷輕罪不議外將該犯薛生林依謀殺總麻以  
上尊長已行未傷律擬流是以謀殺已傷之案爲毆  
傷輕罪不議而科以謀殺未傷之罪實屬錯認罪關

謀毒嗣媳未死  
嗣孫斃命

謀毒夫兄誤毒  
翁姑身死

生死出入應請交司駁令另擬

道光五年諭帖

東撫 咨張李氏挾嫌謀毒嗣子張恩宗並嗣媳俱傷而未死惟嗣孫張小周受毒身死應將張李氏於謀殺子孫之婦已傷滿徒罪上酌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

嘉慶十八年案

廣西撫 奏韋梁氏因被夫兄韋繪英在翁前屢道其非並挾查出取錢買布被責之嫌起意謀毒斃命隨拔斷腸草搗汁和入菜內以致誤毒夫之父母斃命將韋梁氏依毆夫之父母殺者律凌遲處死

嘉慶二十二年案

刑案匯覽卷二十三終